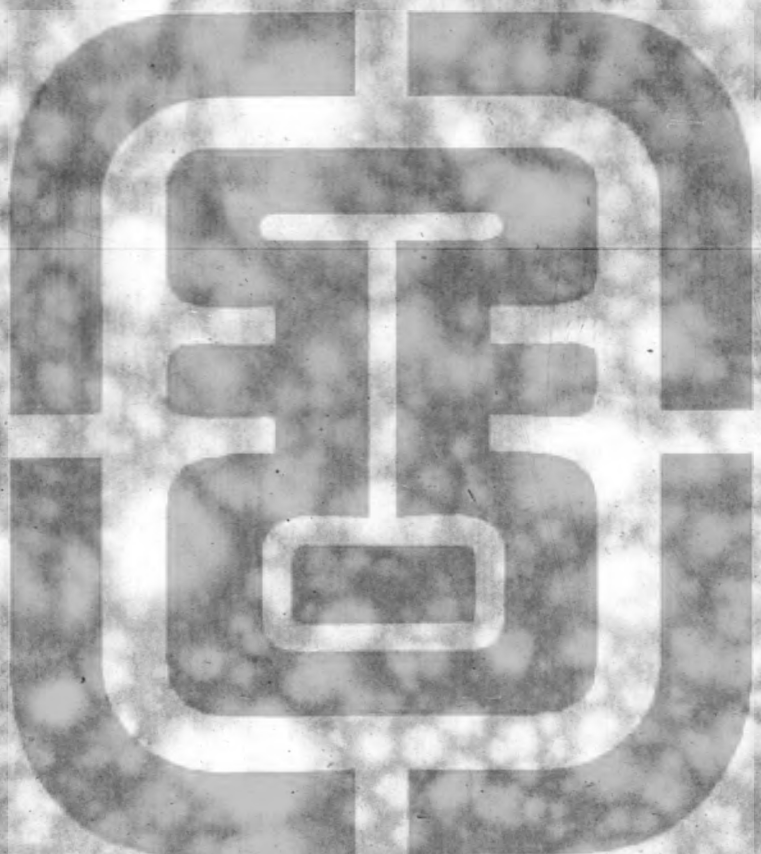


71-2



隋書





特進臣魏

徵

上

誠節

易稱聖人大猷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  
 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  
 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廟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  
 懿爰逮漢之紀信爰逮漢之紀信爰逮漢之紀信爰逮漢之  
 不庶幾焉至於此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  
 蓋寡固知士之所以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



凌霜之節孰能忘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惺惺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梗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為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東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既任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

軍長史從總管吐首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祖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帶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知悉眾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三引為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



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言侍御史朝臣無不肅  
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謫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  
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  
母憂去職未嘗入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  
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  
謫公方著稱拜出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  
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頌之謀發兵作  
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  
師者加以君臣共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  
奉詔入朝守臣下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

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  
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  
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  
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  
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  
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  
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  
繫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奮  
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  
涓陽太守政甚有聲天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



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  
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  
抗節不從

###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既  
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迎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  
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  
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  
以兵等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  
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

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舉之  
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  
壽中爲繁時令其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  
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  
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  
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曰亦爲  
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  
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



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揚義臣軍至鍾葵澤出戰因而大敗劉遂得免太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長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其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尋可從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帝為殿內侍御史晉王諱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兼軍父受主職後為右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

額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田公地屬寶腹心是寄當谷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傾所道樓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



田將軍以水  
本營池步軍  
每軍一隊  
五營軍八  
官麻具步軍八  
改判日  
新縣軍八  
將軍八十一  
將軍六十六  
將軍一即正水

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  
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多感怒而囚之屢為以兵竟  
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練五百  
四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佖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  
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為淮陽王開府參軍  
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  
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  
郎晉王諱為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為司士後歷吏

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  
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為伊吾鎮副未之  
官轉交趾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  
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  
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  
明安集漣洛追兵擊密至鄆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  
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  
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眾問罪  
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荅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  
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



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  
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  
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  
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來活耶須  
殺人殺何須罵置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  
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  
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  
拜其二子惇惇俱為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為主重  
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諡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  
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  
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寇從史萬歲討  
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  
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水會與遼東之  
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  
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  
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  
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  
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又不



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  
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  
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  
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  
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文長於  
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齟賊孫  
宣雅石祗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  
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  
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  
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

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夫  
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  
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  
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  
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  
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衆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  
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  
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亦王良鄭大  
慶李曉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



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  
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  
星帥仁恭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  
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  
適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  
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  
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  
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  
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  
面見天子平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  
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  
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  
果行

###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  
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爲盜  
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  
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  
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  
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



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  
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其盛善會以  
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  
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  
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  
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  
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患亂從盜如市郡縣微  
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  
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大僕楊義臣討金稱復  
為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  
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  
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  
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  
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  
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  
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  
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  
用為具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  
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  
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



爲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指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公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又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皇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又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



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其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伺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上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制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伺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伺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伺遣其署將軍蓄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伺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及及伺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北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勳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



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  
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  
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刀交下支體糜碎

###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  
頗解屬文性剛寒暑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為南和  
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  
素見而異之奏為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  
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  
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

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暮報暮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  
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  
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  
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  
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  
義甚明令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暮  
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  
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山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忠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具魏隔絕志於內國更娶生子昌忠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未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文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

年之下而居齊菴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



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

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以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海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為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眾人意表從幸江都值



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  
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  
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  
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  
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  
害時年七十

###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  
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  
所部獨全後從魏術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

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  
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衿因謂  
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  
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  
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  
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斬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  
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  
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  
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下



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  
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龐玉  
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  
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  
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  
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  
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歎歎嘗謂  
將士曰吾是潘郎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  
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  
有歸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達義舉  
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  
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  
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  
素為左右所害

###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魯郡  
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  
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  
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  
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



之應未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  
 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  
 吏多賊汗孝意清節彌厲發茲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  
 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  
 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  
 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  
 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  
 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  
 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悲誓以必死  
 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  
 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  
 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  
 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  
 建略地燕趙至并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  
 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  
 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  
 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  
 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



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  
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  
密崔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  
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  
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  
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死季珣撫巡之一無雜叛  
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  
若密遣兵爲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  
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寇密壯而釋之崔  
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  
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  
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  
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

北海松贊性剛烈董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  
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爲  
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僞許之  
旣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  
屈也令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日暮擒剪不足爲  
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



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  
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  
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  
楊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  
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  
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  
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  
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男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  
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醢醢之誅  
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  
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臾善會有溫序之風子  
胡松贊蹈解楊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列傳第二十七

隋書

特進巨魏

每

上

錄於此書卷之十姓一百親合

孝經云君君親親之謂也地之謂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

仁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

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

其禮又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

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

孝之



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  
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  
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  
下之歡志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  
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  
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乾  
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

元印書於莫不有之咸謂公知禮之義其間觀其所為  
之際不為不絕齊文官聞而嘉其志也其間觀其所為  
卒終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其報鼓城王波為冀州  
牧召為中書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印當襲父位不  
以志師比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上時稱  
非其親也卒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以  
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東門  
侍郎以不阿官者滿曉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為  
吏部郎中周武平齊後勳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劬言賜  
爵臨水縣男奉使幽州俄而高祖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



王 遂明子  
今部合用  
武 崑山 總

還鄴尉河將為亂彥師微知之遂棄事于濟歸長安高祖  
嘉之授內史下太本齊本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  
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  
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  
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  
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  
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  
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負外散騎侍郎元

就吊焉後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  
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  
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深春昌暄和氣力何以且自  
抑割以禮自存也拜賜緘三白區采百石復下詔表其門  
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

鄭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隋刑部尚書內陽公曾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  
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  
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

蔡直考合表斯軍四子  
蘇春  
王西意德  
宗民考合表軍人二子

田德懋



和中龍爵虞城侯蘇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  
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  
輿服机杖四時珍味嘗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  
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  
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  
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  
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  
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  
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  
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  
艱酷窮遊約勉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  
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裏糧不憚艱遠從師  
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  
自釋來登朝于茲二十二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遠親  
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  
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  
瘡巨豐深不勝荼毒啟手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  
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  
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  
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求別為恨何言



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為之屑  
涕降使齎冊書平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  
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奮克彰及薨私艱奄  
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醑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  
人指申徃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  
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  
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  
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金濬  
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  
行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

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  
尉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  
帝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閔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  
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  
食藉草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  
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乾丘縣公獻  
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獻欲上為之改  
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



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  
 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  
 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  
 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筭早死不得  
 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  
 陳謝頌泣流血答之曰其為帝王墳坐甚大恐一宵發掘  
 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秘鑿一  
 是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髮並不落其本皆  
 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  
 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  
 道也朕何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  
 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  
 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  
 惠政母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第頌見  
 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名慶美姿  
 儀性辯慧年十六承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  
 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  
 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



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絲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 郭雋

郭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大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舐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書丞親嘗惡及母終翼與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 紐回

紐回字孝文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父憂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



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 劉士儔

劉士儔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趨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鼓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驗問其狀

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元第二人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為墳盛夏衣棺增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太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



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  
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為  
介州刺史德饒少聰敏好學存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為  
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  
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寃枉褒揚孝悌  
雖徒隸未通其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  
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  
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

四十餘里單絰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  
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  
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  
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  
聚眾於淳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  
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  
德饒往勃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  
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  
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  
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



贈子崇官令德召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後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夏啓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夏單練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才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



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隲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召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